

2003—2004



ZUIJIARENQI ZUOJIABANG

2003—2004

2003—2004

最佳人气作家榜

池莉 / 金盏花与兰花指

虹影 / 白色的蓝鸟

方方 / 树树皆秋色

邓刚 / 七六年精神号

迟子建 / 零作坊

张洁 / 玫瑰的灰尘

叶兆言 / 余步伟遇到马兰

何申 / 县级夫人

文化艺术出版社
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2003—2004

ZUIJIARENQI
ZUOJIABANG

北京文学杂志社主编

2003—2004

最佳人气作家榜

文化艺术出版社
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2003—2004·最佳人气作家榜/北京文学
杂志社主编. —北京:文化艺术出版社, 2004. 4
ISBN 7-5039-2511-6

I. 北… II. ①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②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4) 第 025086 号

2003—2004·最佳人气作家榜

主 编 北京文学杂志社
责任编辑 斯 日
责任校对 张 莉
封面设计 怀 一
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
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北里甲 1 号 100029
电子邮件 whysbooks@263.net
电 话 (010) 64813345 64813346 (总编室)
(010) 64813384 64813385 (发行部)
经 销 新华书店
印 刷 九洲财鑫印刷有限公司
版 次 2004 年 5 月第 1 版
200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开 本 880×1230 毫米 1/32
印 张 14.875
字 数 420 千字
印 数 1—8000 册
书 号 ISBN 7-5039-2511-6/I·1174
定 价 24.00 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印装错误, 随时调换。

2003—2004

最佳人气作家榜

目录

县级夫人……何申 (1)

[创作谈] 跑来跑去寻“鲜活”(42)

余步伟遇到马兰……叶兆言 (44)

[创作谈] 过去一年的盘点 (97)

爱的旅途……陈世旭 (99)

[创作谈] 写作的理由 (153)

零作坊……迟子建 (155)

[创作谈] 在温暖中流逝的美 (211)

玫瑰的灰尘……张洁 (214)

[评论] 这时候 (237)

有些人你永远不必等……张欣 (241)

[创作谈] 寻找一种丢盔卸甲的感觉 (301)

树树皆秋色……方方 (303)

[创作谈] 流年线索 (349)

金盏菊与兰花指……池莉 (354)

[创作谈] 盛夏之妖 (371)

七六年精神号……邓刚 (374)

[创作谈] 关于写《七六年精神号》的一些想法 (411)

白色的蓝鸟……虹影 (412)

[对话] 虹影的诱惑 (429)

猴子村长……叶广岑 (436)

[对话] 活出一个真实的自我 (468)

2003—2004

最佳人气作家榜

何申

县级夫人

he shen

作者简介：

何申，男，1951年出生于天津市，曾发表长篇小说《多彩的乡村》等7部，中短篇小说《年前年后》等70余篇。作品曾获鲁迅文学奖。现供职于承德日报社。

晚饭端上桌还没来得及吃，佟桂英就迫不及待地打电话攒牌局。头一个是县委秦书记的小佳人宋丽，宋丽可能嘴里正嚼着，一顿一顿地说我正要给你打呢，来我家吧。佟桂英说你家来人太多，还是来我家。宋丽说我家老秦去市里开会，今晚肯定不会回来。佟桂英说那也不中，还是来我家，我给你准备了你最爱吃的草莓，才从大棚摘下来。宋丽说那好吧，不过要是牛大敏去，我就不去了，我受不了她身上那股味儿。牛大敏是县委刘副书记的爱人，她有点狐臭。佟桂英说牛姐都去医院动手术了，新来个大夫专治臭胳肢窝，一刀成，我看咱还是给她个机会吧，要不然她口袋里那些票子就都奉献给旁人了。宋丽说那好吧，不过你得在房间里多洒点香水，不然我一沾她就发蒙，净给人家点炮。佟桂英说好吧，实在不行我弄个电扇冲着大牛吹，中了吧。

佟桂英的丈夫李进生在餐厅里有些着急，拿筷子敲着桌子，说我可先吃啦，我吃完饭还有个会呢。佟桂英在客厅喊：“你等会儿，我总得把人手攒够吧。”

李进生说：“你吃完饭再打嘛。”

佟桂英说：“吃完饭就晚啦……你听听，都占着线不是，肯定都打电话攒局呢！这个牛大敏，这阵子肯定连内裤兜里都是钱了。她家老头主管人事，又是聘闺女，又是乡镇班子调整，反正哪儿哪儿都是来钱的道呀。等着吧，说不定哪天把牛肚子撑破了……喂，是老牛吗？噢，是小牛啊，我找你妈，对，我是你佟姨。”

李进生手里掂着筷子过来说：“我说你打电话就打电话，瞎嘞嘞那些用不着的干啥，让人家听见，还以为我在背后说啥呢……”

这篇《县级夫人》，就是在县里“转”出来的。这些“夫人”可不简单，个个都不是省油的灯，把好事鼓捣成了，其中有她们的份儿；若是把酒做成了醋，她们也干得出来。喝酒时朋友们讲了不少有关“她们”的趣事，后来有人说老何你写写。我说应该女作家写。他们说男的写合适，于是，我就写了。

——何申

佟桂英狠劲瞪了他一眼，对电话说：“牛姐吗，刀口还疼吗？对，肯定得疼两天。这么着，晚上来我家打几圈，一打就不疼了，我这有新摘的草莓，甜极了。”

牛大敏说，我有糖尿病，吃不了甜的。

佟桂英说：“瞧瞧，我把这茬儿给忘了，那我这有无糖巧克力啥的，反正，你得马上来。”牛大敏说：“去可行，你可别叫小宋，她身上香水味儿太重，熏得我脑袋疼，好几次都和了的牌，我愣看走了眼。报纸上说了，香水其实跟油漆差不多，闻长了也得病，还是白血病。”佟桂英说：“中中，咱不叫小宋。不过，这小宋也怪可怜的，她跟老秦差那么大岁数，听说老秦还有点那个……哪个？就是那个呗，一到晚上就不行啦，要不小宋肚子咋还不鼓……”李进生在一旁急得直握筷子。

佟桂英说：“真的，是小宋亲口说的，你可别往外传啊。对，小宋不容易啊，听说秦书记又出门了，剩下她一个人也怪可怜的，还是让她来吧，来了我找个电扇对着她吹，熏不着你。”李进生看她放下电话，说：“咱家就一个电扇，到时候你吹谁？”

佟桂英说：“我吹你！你个大老实，这么点弯都绕不过来。往桌前一坐，满脑子都是牌，还能闻个屁来。再说，这才几月，暖气才停几天，就使电扇，不怕吹出毛病来呀！”

李进生说：“就是，那可不是吹牛。”

佟桂英说：“吹牛吹出的病更厉害。我说老李，你别以为我是爱玩，其实这里好大一部分是为了你，你就没看出来？我可告诉你，你可别把人的好心当做驴肝肺。我可听说了，上面有意往咱这派个县长，那么着你还得接茬儿常务……”

李进生点点头，叹口气说：“看来消息挺灵通呀，是不是从小宋那得来的？要不就是从小焦他媳妇那听来的，

小焦这阵子和上面打得火热，他当主管农业的副县长也五六年了，我看他也盯着县长这个位子。他媳妇的话，不可轻信，我看你也别找他媳妇了，小心被蒙啦。”佟桂英说：“完啦完啦老李，我看你还没争就先输了一半，你信息不行，不了解内情。小焦他媳妇孙小云最近就差把小焦会情人的照片端出来啦，你瞅着，马上他俩就得大战一场。孙小云这会儿杀小焦的心都有，她哪还会帮助小焦糊弄咱们。”

李进生转身回去抓个馒头，大声说：“你说你说，我听着。这个小焦，我早就知道他在一中有一个相好的，好像是他中学同学吧，我见过，那女的长得一般呀，就是皮肤白点，要说比孙小云也强不了哪去……”

佟桂英把按到半道的电话放下，瞅瞅李进生问：“我说你咋观察得那么细呢？单独在一块儿呆过吧？”

李进生忙说：“没有没有，绝对没有，就是一中校庆时，偶然见过一面。”

佟桂英说：“偶然见一面，就印象这么深？咱俩在一起小二十年了，从没听你细细地评论我一下，是不是我长得黑，不值得你评一回？”

李进生咽下口馒头说：“哪的话呀，你是女中豪杰，佟桂英，穆桂英，大破天门阵，你为我……不论是工作，还是家里，都是立了大功的。说老实话，你在我心中分量太重，所以，轻易不敢评价你……嘿嘿……”

佟桂英说：“中啦中啦，你别他娘老鼠嚼碟子，满嘴是瓷儿（词儿）啦。今天这屋里就咱俩，我可跟你说，我跟你一个被窝里滚了这么多年，甭管你是咬牙放屁，还是满嘴酒气，我可都没嫌过你。你家里呢，发送你老爹，伺候你老娘，还有你那一堆穷亲戚，我可是都尽了力。这会儿，我还想帮你再晋升晋升，当一回县长。我呢，也不瞒你，也想体会一把当县长老婆的滋味儿。话说回来，我这么玩命给你拉车拽套，可没有精力再加着你的小心。回头我傻乎乎累够馊，你却在外头找相好的，找一个相当‘副处级’的，我可就太冤啦……”

李进生连连摇头，又指指墙上的钟说：“打住打住，桂英你就放心，我要是有半点邪心，就让我脑瓜长疮，脚下流脓，活不过二十四小时。”

佟桂英皱眉头说：“恶心人，快塞你的！你吃完你快走，你在家碍事。”

李进生说：“对对，我今晚要找企业的头头，给乡下贫困户捐款。”

佟桂英说：“这事不赖，我说，你狠着点儿，让那些头头多捐点钱。妈的，一顿饭够一户农民吃一年的。对啦，不能让他们把账入到公家那里去，得让他们从自己口袋里掏，要不然他们太肥啦！”

李进生说：“说得对，就按你说的办。你还是打你的电话吧，打完你也抓紧吃饭，我走啦。”

佟桂英说：“你再喝口粥呀，别那么干噎着。哎哟，这个孙小云跑哪去啦，准是找小焦干仗去啦。老李，你要是碰见孙小云，让她赶紧来。”

李进生说：“哪那么巧，就能碰上。”

佟桂英说：“谁也没让你非碰上，万一呢，万一呢你懂不！”

李进生拎起鼓鼓的皮包，就下了楼。作为青远县的常务副县长，李进生蛮可以住进新近给县常委还有老同志盖的面积较大的楼，但李进生没去，还住在佟桂英单位工商局的家属楼。这楼虽然旧了点，房子面积也小了点，但位置好，在县城中心，而且在工商局的后院，安全，俩人上班都近。再有就是佟桂英不愿意住在领导扎堆的地方，那里太引人注意。按佟桂英的话说，新楼那一帮头头囚在一块，个个破盒子还老端着，太累，不如蔫不溜跑单帮。《沙家浜》演了好几十年，谁也没见过阿庆，可人家是正经阿庆嫂的老爷们儿。李进生在外面工作大刀阔斧敢说敢干的，但回到家里，基本上是听佟桂英的。佟桂英说老爷们儿不能家里家外白天黑夜都那么累，过去大户人家使大牲口都讲究不许累刺啦了，得让它悠着点，何况咱们这些老爷们儿也算得上是这县里的宝贵财富，使坏那也是对不起人民对不起组织。所以，在家就让他放松放松再放松，没权没权再没权，连夜里想办的那点勾当，都不能由着他们的性子来。比如宋丽吧，她和秦书记不仅不是原配，他俩还差十多岁。当初宋丽跟佟桂英征求过意见，说秦书记对自己挺那个的，头一次见面就攥住手不放，第二次就想接吻……佟桂英说不就是亲嘴吗，秦书记可抽烟，你受得了吗。宋丽说我都这岁数了还待在闺中，受得了受不了那不都得受，何况他是一把手。当时她们俩人还说了好多，但其中有一点，佟桂英早就给宋丽提了醒，就是别看秦书记对你一盆火，恨不得烤熟了一口吞下去，但他毕竟比你大多了，又是结过婚的人，就好比乡下的公猪，看着挺壮，其实里面是糠的，一旦你俩躺一个床上当了夫妻，你得忍着点，别把他当马蛋子使，使坏了，全县人民都不答应。

当时把宋丽说得脸红一阵白一阵，说桂英你都进城这么多年了，怎么还改不了撒大春的习惯。佟桂英说穿衣打扮都能改，惟独这性情改不了啦，我也不想改，这么着多痛快，想啥说啥，浑身上下哪都舒服。

后来呢，宋丽没咋听佟桂英的话，结婚没过一个月，秦书记就住两次院。一次是心脏不好受，发动机失控似的，一分钟跳180多次；另一次是前列腺坏了，撒泡尿比老娘们生孩子还费劲，小肚子胀得鼓鼓的，前面却说啥不开闸，你说那谁能受得了。按大夫说，这俩毛病都跟身体劳累有关系。人家大夫没敢说直接累的。但到佟桂英这儿就直来直去了，她跟宋丽说都是黑夜把人家秦书记累的。宋丽说我不是想抓紧时间要个孩子嘛。佟桂英说要孩子选准日子，有一两回也就够了，你那地方不是粥锅，不是米越多水越多越好。宋丽还不服气，说你没念多少书，不懂什么叫概率，概率大才机会多。佟桂英说盖绿呢，哪天晚上你俩盖多了，非捂绿了发毛不可……

当然，那些不少都是老话。这阵子佟桂英和宋丽她们打牌，都动真格的，顾不上说那些话，而且，还怕话不投机，说别扭了把牌局搅了。虽然打牌的人多啦去了，但也不是什么人跟什么人凑就凑到一块儿的。一般说来，人家不大愿意跟她们这几位“县级夫人”往一块凑，倒不是说她们是官太太人家怵她们，主要还是平时来往不多，到一块儿不那么随便，反过来，她们也是。所以，她们几个内部虽然有时也闹别扭，也有话长话短上风下风的时候，但维持住一个打牌的局面，还是大家心照不宣能办得到的。

不过，当宋丽进了佟桂英的客厅以后，佟桂英发现有点不大对劲儿。宋丽虽然头发还是那么油亮，脸上也抹得有红有白的，但眼神跟以往不一样，有些发直，往沙发上一靠，一句话都不说。佟桂英一开始还没看出来，她说你歇着我还得喝碗粥，就跑厨房咕嘟咕嘟喝下几大口，然后回来搬桌子椅子。搬着搬着，她发现不对劲，便问：“小宋，你咋啦？哪儿不好受？”

宋丽抽了好几下鼻子，才从牙缝中挤出几个字：“说……说我家老秦给……给双……双规啦……”佟桂英咣当一下就把椅子扔在地上，好一阵，她抬头看看头上的吊灯，还在那挂着，她吸口气说：“啥时候的事？”

宋丽说：“在你家门口，接一个电话，说我家老秦双规啦。啥是双

规呀？”

未等佟桂英想好咋说，牛大敏和孙小云俩人进屋了。别看牛大敏一百八十多斤的块头，还有糖尿病，眼底有点毛病，常把六条看成九条，但她耳朵特好，她问：“是说啥叫双规吗？双规就是在规定时间规定地点，让你把问题交待清楚。这招儿太厉害啦，一般人抗不过去，差不多都秃噜了……咋的啦？谁又给双规啦？”

佟桂英赶紧说：“电视，是电视上说的，南方的，反腐败，来来，牛大姐，今天你坐这把铁架子的椅子吧，我才找人焊的，六条腿，你坐着稳当。”

孙小云掰着指头说：“牛大姐在佟姐这坐坏五把椅子了吧。在我家坐坏两把，在……”

牛大敏说：“你记性咋这好，都是跟小焦干架干出来的吧？小云，不是我说你，你对小焦绝不能太心慈手软啦，他一共有多少相好的？你弄得清吗？要说我不该说这话，你家小焦那张小白脸，太俊啦，跟他相好的，起码比我打麻将坐坏的椅子翻一番。”

孙小云脸上挂不住了，本来都坐下了又站起来，瞥着牛大敏说：“瞧瞧，我就说你坐坏几把椅子，就引出你这么多话，还句句捅我心肝子。就算我俩这点破事臭名远扬了，你也别总挂在嘴边，一说就兜老底呀！这叫谁谁也受不了呀。拉倒吧，还是你们打吧，我走了。”

她说完还就往外走，佟桂英上前一把抓住她的胳膊，冲牛大敏说：“我说你是牛魔王她二姑呀！怎么张嘴就伤人呀。小云就够不容易的啦，咱们得多给她些安慰，你咋还好意思往她的伤口里再撒咸盐！”她转身又对孙小云说：“妹子你别生气，就当她是放哪噜屁。听我的，振作精神，好好赢她几把，让她把裤子都输这儿，看她还牛×不。”

孙小云说：“嘻，我也不是生她的气，我是说……”

牛大敏说：“你别说啦，恕我话重了。我出门之前，你猜谁来了？”

佟桂英说：“谁来了？”

牛大敏说：“还不是你那外甥孟老大，赖在我家非要找老刘，我说老刘和秦书记去市里开会，他不信，硬说我骗他，还非得挨个屋搜一遍，赶上日本鬼子扫荡啦。我跟他说你有事找你姨夫李进生，下一步人家就晋升县

长了，你干吗放着真佛不求，偏拜我们这小庙。”

佟桂英说：“牛大姐您快打住，我家进生可没那福分。您家刘书记管人事，人家当然要求你们啦。再者说，孟老大在北大沟干也有六七年的吧……”

孙小云说：“八年。我跟他媳妇是中学同学，那天买菜碰上了，她媳妇说八年抗战都胜利了，你说我家老孟咋就抗不回来呢，城关镇不是正缺个书记吗……”

佟桂英说：“要说也是，孟老大在那儿使得不善了，过年上我这儿来，满脸褶子，老了不少。”牛大敏说：“北大沟风大，一年刮一回，从正月初一刮到腊月根，铁脸蛋子也架不住那风。我说小云，要我说让你家小焦去那儿刮一个月，回来准安定团结。”

佟桂英说：“大牛你咋又管不住你那嘴啦！我看干脆把你搁那刮两天，让你刮一肚子凉风，蹿蹿稀，也减减你这身腰！”

孙小云看宋丽不言语，就问：“宋丽，你怎么啦，哪不舒服？”

宋丽说：“我……我有点恶心。”

牛大敏说：“恶心？好呀！那就是有啦。我可告诉你，第一次怀孕，绝对要加小心，晚上就不能再跟老秦同房了……”

宋丽脸红红地说：“瞧你都说哪去啦！”

牛大敏说：“什么说哪去啦！本来就是那么回事嘛。当初，我怀孩子时，正赶上农业学大寨，我一个人在乡下吃住，半年都没让我家老刘沾边儿，结果呢，老大就长得特壮。怀老二时呢，就在家了，结果呢……”

佟桂英说：“别结果啦，咱还是开花吧。赶紧落座，开战开战。说好啦，咱一摸牌，就再也不能提别的事，特别别提县里的那些烂事，谁提谁挨罚。”

于是四个人就按老位子对面坐下，稀里哗啦地洗牌码牌抓牌。按说这也就把宋丽那别扭事稍微地掩饰了一下。但宋丽年轻，心里搁不住事，才出了几张牌，就慌忙起来，打得毫无章法，一会儿就给牛大姐点了炮。牛大敏得便宜还卖乖，把俩胳膊使劲往上拐，让胳膊窝凉凉凉快，说：“哎哟，我可是带足了钱来的，最好是别让我再带去呀……”

宋丽吸了吸鼻子，小声问佟桂英：“你不是说她动手术了吗，咋还这大

味儿。”

佟桂英也小声说：“动是动了，可能动的是痔疮，上面还没轮到呢。”

牛大敏说：“你俩说啥悄悄话，轮啥轮？输了我可不给钱呀。”

孙小云的手机响起来，是警笛那样的响声。孙小云嗯啊呀啊说了一阵，又接着打，没打几张牌，那警笛声又响起来，她又说，然后又接着打。牛大敏说关啦关啦，这也太影响人啦。孙小云说有个要紧事不能关，非让关我就不打啦。佟桂英说：“响也行，可你也不能选那个响声呀！跟检察院抓人来似的，谁受得了，再响我心脏病可就犯了。”

宋丽说：“空气不好，再加上你这手机声，我可打不下去了。我得歇会儿，佟姐，你家电扇呢？”

牛大敏把手中的牌往桌上一拍，沉着脸说：“今天这是怎么啦！都这么不痛快。小宋，不是我说你，你出门身上喷多少香水？熏得我脑瓜仁直蹦，我都忍着没说啥！你还一个劲闹啥，好好打得啦。”

宋丽急了，把牌一扔说：“不是你说我？你就是说起我来没完！打牌这是公共场合，咋也该保持新鲜空气吧。你老母鸡似的一个劲呼扇翅膀，你凉快啦，我们受得了吗，我都快让你熏死啦，刚才我干啥把南风当北风打出去让你和啦，就是让你熏糊涂啦，你那手术动哪儿去啦！”牛大敏哗啦一下把桌上的牌就给划拉了，说：“咋着？嫌我胳肢窝有味儿？早说呀！我有这味儿，我也没瞒着谁，全县谁不知道，你怕熏着你别来呀。我告诉你，你别以为你是一把夫人，就谁都得恭维你，你别忘啦，当初是谁把你从招待所调到县委办……”

佟桂英一看不妙，转身进屋就把电扇拽过来，按到最大档，摇着头对她们一阵猛吹。吹得宋丽拉椅子坐一边儿去了，吹得牛大敏躲到沙发上，孙小云则跑阳台上接电话。后来，宋丽上前把电扇闭了，牛大敏火气也下去了，孙小云警笛也不响了。佟桂英说：“像话吗？这像话吗！在人家眼里，咱们都是有身份的人，起码咱们老爷们儿都是有身份的人，怎么咱到一块儿就不能安安静静地说点啥呢！一说就急，一说就急，我看都不如市场卖菜的妇女……当然，我也知道你们个个咋心里有那么大火，你们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。小宋这吧，秦书记是一把手，千头万绪都归到他那儿拍板定案，他压力太大。还有人背后鼓捣他，拆他的台，弄得他哪有心思

照顾小宋。小宋能不别扭吗？牛大姐呢，你身体不好，老刘不光亲戚朋友的烂事多，还有他前窝留下的不争气的儿子二胖子，你给他多少钱他都不知足，你说老刘和你能省心嘛？小云就更不用说啦，你那破电话咋那个晃动，我都明白，你那叫警钟长鸣，时刻提醒着要防备着……”

孙小云摆摆手说：“佟姐，你别说啦，我真是这么想的，才选了这声儿。原先是歌声来的，十五的月亮，你一半我一半地倒是挺好听，后来才弄清，我那一半早让姜玉玲给抢走了，我都到了最危险的时刻了！我再不提高警惕，就得让扫地出门啦。”

宋丽说：“佟大姐，要说我最佩服的，就是你啦……”

牛大敏赶紧说：“桂英，你把我们大伙分析得头头是道，不对，你的话还没说完，往下呢？你还得说，说得痛快点。”

佟桂英说：“好好，我这人也是痛快人，说不了半截子话。我的意思是，咱们这些人虽然也想跟旁人打成一片，但人家不见得接纳咱们，总把咱们划到一块儿。眼下甭管是编那些顺口溜，还是发牢骚骂人，不是都冲着当官的嘛。所以，咱们就得互相体谅互相帮助，有个为难着窄的事，自己闹不了啦，旁人就得帮她一下。当然啦，犯法乱纪呀搞腐败啥的，咱不能帮，但被人算计呀冤枉呀让人缠住了，比如小云这快被人家给甩啦，咱就得拔刀相助。我记得《红灯记》里有句台词，叫穷不帮穷谁照应，两根苦瓜一根藤。如今咱没穷这一说啦，我看咱是东风西风南北风，缺个姐妹玩不成……”

孙小云说：“有道理，有道理，我这事还真得求你们帮忙。”

佟桂英接着说：“没得说。不光咱们姐妹之间得互相帮忙，各家男人的事，咱也得帮他们拿拿主意。尤其是人事上的安排，彼此得互相抬举，大家的日子才好过。你们说是不是？”

牛大敏一时没反应过来，瞅瞅宋丽，宋丽反应挺快，马上说：“我看李县长这常务，得抓紧办了，要不然上面派个县来，大伙都得别扭。”

孙小云说：“对极啦。”

牛大敏说：“这话得秦书记说，小宋你做做工作吧。”

宋丽说：“可现在……我……”

牛大敏说：“你咋啦？难道秦书记他出事啦？”

宋丽再也忍不住了，呜呜地哭起来说：“我刚听说，他给‘双规’啦……”

牛大敏和孙小云都瞪圆了眼，牛大敏说：“小宋，不是我说你，你们老秦也太不注意……”

佟桂英拍拍桌子说：“牛大姐你别说啦，事还没弄清楚，你别乱放炮。”

牛大敏说：“无风不起浪，这不是明摆的事嘛。秦书记是一把手，权力最大，出事不出在他身上，还能出在别人身上？”

佟桂英说：“那可没准儿，你家老刘不也去市里了吗，你就敢打保票老刘没事？”

牛大敏一愣，笑道：“不可能，我家刘成山是副手，啥事他都是按常委会定的办……他肯定没事，不信，我这就打他手机。”说罢，她掏出手机就打，但很快她脸色就变了，又连打两遍，回答都是关机。牛大敏自言自语，“不能吧，他手机平时总是开着的，这会儿都吃完饭了……”

佟桂英一看坏啦，赶忙说：“你别着急，兴许他们开会呢，开会都让把手机关了……”

牛大敏说我得回家啦，不料刚站起来，两腿一软就倒下了。佟桂英吓坏了，急忙打电话叫救护车，还得嘱咐宋丽和孙小云啥都别说，以免造成混乱。

转天才弄清是一场虚惊。秦书记和刘成山去市里开紧急会，会上确实宣布有人被双规了，但不是他俩，是邻县的县长。县委办一个叫蒋林的也不知从哪打听到了，想给秦书记打溜须，就打电话，打到宋丽的手机上，蒋林还有点结巴，本来要说的话是“请转告秦书记，××要双规啦。”他一紧张，说成“告诉……你……秦，秦书记……那个……给，给双规啦……”宋丽一听就傻啦，就把手机关了，蒋林再想解释也没处解释了，结果就闹了这么一场乱子。

宋丽又描眉抹脸招摇过市了。她告诉佟桂英这是虚惊一场。佟桂英说你年轻惊一下就过去啦，牛大敏给惊趴下起不来啦，咱去医院看看她吧。宋丽说你等着我叫个车咱过去。佟桂英说叫什么车呀，打个的过来吧。宋丽说不是叫机关的车，我有个朋友自己有车，你等着吧。时间不长，宋丽坐一辆新桑塔纳2000过来。佟桂英一看开车的就愣了，原来是自己的外甥

孟老二，就是孟老大的亲兄弟。孟老二原先在乡下办养鸡场，头年闹鸡瘟鸡都死光了，后来就不养了，改办饭馆了，还曾请李进生和佟桂英去吃了一顿。孟老二说这世界就是人死不光，死不光就得吃，所以还是开饭馆吧。佟桂英当时就说他你开就开，哪来的那些用不着的废话。孟老二说老姨您别生气，您也别担心，我热情待客照章纳税，保证不给您和姨夫添麻烦。打那往后，孟老二还真没找过他们，李进生还跟佟桂英说这老二还真出息啦。没想到，这才多长时间，他竟然跟宋丽成了朋友，怪不得他不给我们添麻烦，敢情他攀上高枝了。佟桂英装作不认识孟老二，就跟宋丽一起坐车去了医院。到医院一看，牛大敏正收拾东西要出院，佟桂英问咋不住啦，牛大敏说住不了啦，家里乱套啦，家里来强盗啦。佟桂英吓了一跳，说：“抢劫，还是绑票？”

宋丽掏手机说：“打110吧。”

牛大敏说：“别打别打，警察不管……”

佟桂英一下就明白了，说：“是二胖子来了吧，要什么来啦？”

牛大敏说：“啥都要，要房子结婚，要钱娶媳妇，我这都成他的银行啦。才刚家里来电话了，二胖子把他姐也搬来了，说不给就不走啦。这日子可怎么过呀？”

宋丽说：“那就找刘书记吧。”

牛大敏瞥她一眼说：“说鸡（记）不带八（吧），知道不？”

佟桂英说：“拉倒吧，那么讲究干啥，要不然我们就啥忙也帮不了你啦。”

宋丽说：“是呢，我家老秦说，他们明天才能回来，你一个人咋对付二胖子他姐俩，二胖子跟我弟是中学同学，一顿吃两只烧鸡，那还是十来年前的事。”

佟桂英说：“这会儿兴许能吃一头牛。牛大姐的家底，估计能吃个一年半载的，搁咱们身上就完了。”

牛大敏蔫巴下来，说你们二位是好人，我一早都跟老刘打电话说了，无论如何要让李进生当上县长，要是换了旁人，我们几个人就都不支持男人的工作。宋丽问刘书记咋说的。牛大姐说他说他没问题，关键是一把手，市里领导昨天私下里还谈到县长的人选，可惜秦书记态度不很明朗……

佟桂英眉头一皱，假装跟没听着似的。宋丽脸白了说：“你说的准吗？我们老秦一直对李县长印象特好呀……”

牛大敏说：“这都是老刘的原话，我一个字都没改，我犯得上编瞎话吗？”

佟桂英说：“行啦牛大姐，你绝不可能编瞎话，也犯不上编。谁对谁好，关键时刻就显出来了。小宋，这些年姐姐我对你怎么样，你心里应该有数。不过，姐姐我可不是求你，更不是逼你，往下的事，你自己想怎么办就怎么办，只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就行啦。”

宋丽急得直跺脚说：“你们等着，今天中午老秦回来，我一定跟他见个真章。”

佟桂英说：“得得，你别出马一条枪地跟秦书记干架。知道的，是你为我家进生抱不平，不知道的，还以为是我们买通你，给我们跑官要官呢！”

宋丽说：“那你说咋办吧，反正我是真心真意，你若当成驴肝肺，我也就没法儿啦。”

佟桂英脸色一变笑道：“哪能呢，你是真心真意，我哪能看不出来，刚才我是一想起牛大姐让二胖子挤对成这样，我就气不打一处来。”

牛大敏说：“走吧走吧，有话咱回家说，医院里这股味儿，我闻着就头疼。”

佟桂英忽然想起件事，把宋丽叫到一边问：“前些天我让你检查，你查了吗？”

宋丽脸一红说：“没有。多不好意思，查啥呀查。”

佟桂英用手指点着她说：“你呀你呀，有时牛大姐说你糊涂，我还护着你，看来你还真得让人常数叨点。你现在的关键，是赶紧怀孕，给秦书记养个孩子。有了孩子，你在家里的地位才能把牢。要不然，你在人家眼里还是小青年一个，时间长了，就不新鲜了……”

宋丽说：“他那么大岁数，还敢甩我？”

佟桂英说：“我可不是挑拨你们，男人岁数越大，心眼越多，主意也越奸。过去为啥打离婚的少？孩子多，多得让老爷们儿光想怎么填饱那些嘴，他就没闲心想歪门邪道了。你可好，连个孩子毛都没有，还不知道着急，那哪行呀！”